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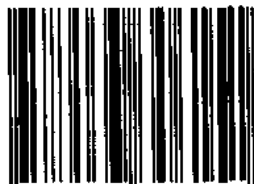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2/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2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二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二)

〔明〕姜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劉堯誨先生全集十六卷(存七卷)

〔明〕劉堯誨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六一

綠波樓詩集十四卷首一卷

〔明〕張九一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一年大呂書院呂民服刻本

四八九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二)

〔明〕姜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姜鳳阿文

集三十八卷》提要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八 家居鵲序下目錄

賀別駕朱鶴黃公榮獎序

送別駕公祖仰山張公同知南康府事之任序

賀邑侯崑石孫公榮獎序

送邑侯崑石孫公入覲序

送邑侯崑石孫公榮遷序

送武進令歷山茹公入覲序

賀邑侯耕莘尹公文場竣事入覲序

送丹徒令鍾魯揚君入覲序

送邑侯耕莘尹公應召北上序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八 家居鵲二

送金壇尹蓉川劉君就殿址上無補賀君之母鄭太孺

人節壽旌封序

為師生送邑父母戴亭才公入覲序

送邑父母戴亭才公入覲序

送建安令白川荆君之任序

送丹徒陳心泉二尹失官西歸序

書雙峯姜公探奇覽勝卷并送乃郎少岑君之任海寧

序

送學諭翁卷胡公序

贈曹東泉司訓陞教諭之順德序

邑傳華野俞公偕計址上諸生贈別園序

送龍田仇公序

送洪弼山司訓致仕還泉序

送學諭同字嚴公轉日縣尹之任序

送蔡齊蒲君致仕還鄉兼為稱其母陳太孺人壽序

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序

鳳阿文集卷之十八 家居稿序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王大道校正

賀別駕朱鶴黃公榮安序

我丹陽之運河以練湖蓄水而濟歲漕載在邑誌曰不
講久矣惟前守雲屏胡公能留意於此首先建白前監察
鵬峯吳公惟吳公能從其言首先發工料費脩築上下湖
各三閘及呂城奔牛二閘以漸受湖水之蓄洩惟前令崑
石孫公能協力從事爭其間時則麥舟橋南路尚為漏厄
於金壇而漕舟往往以爭進失次多淺閘豪有力乘舟來

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王

往者不候啓閉常期每恣行而莫敢誰何也我來鶴黃公
以別駕職水利吾閩首先計慮此圖惟其所以濟具議明
詳申白之監臨諸公麥舟因橋為閘以塞金壇南去之漏
危呂城閘請封閉於憲司以阻遏豪有力乘舟恣行者令
日舟魚貫而進無或敢參差失次因爭進致淺閘也諸公
一一報可如公言由是胡吳二公所建白而修築者不
於無用孫公所嘗從事不為徒麥舟之南路可永無走
內患而豪有力能恣行者亦勉強為公候常期行異時
日舟過我每四五五月罷今未三月罷矣事聞於諸公諸公
亦喜公才足以濟事尤足以濟運事也人行勢為後吏勸

清慎勤三事華東其詞外必侈及濟漕示優異而兵符

萬公與兵憲盧公若後先撤下又必以此首稱焉公適視

篆於我我丞簿尉廷君某吳君某馬君某等欲張于縣庭為

公賀借朱請于言贈公以予知公濟運事為最悉也予惟

古來治水者言人人殊非用已見即是虛文蓋其學不足

以考古擬今而才不足以濟但苟為旦夕計而已若公則

豈其人哉公之學無所不窺而才又足以濟抑且不自用

而樂取諸人焉語在麥舟橋關記中夫公既因此受知諸

公矣又以呂城奔牛二閘在常鎮兩府界上其事體未能

歸於一未免彼此觀望而誤事欲請設官統一之以關居

事鳳閣文集卷之十八 四

齒而於邑之太平九曲二河思所以用其水濟湖水之不

足蓋公將善後萬全不欲苟旦夕之計以為名其一念之

動誠誠不以方小試而遂已也公殆所謂誠與才合者歟

今而後即又果如公言過漕視今年更可先旬日而罷即

官舟泊以待亦不過首春月日程也啓開有常期如北河

例歲三二日輒一放行於國漕其有濟而官私往來亦

未為不稱便蓋所謂行以忠居無倦者公於漕事其可謂

有成勞矣昔賈讓於漢有治水之長策議者以不可用於

特為遺誠宋劉晏學水利專科用於時矣然未為盡行其

意也公今由濟運事名著于清朝他日即擅都水使者

為國家理漕政由江南以達于京師而終如其始舉天

下猶一方也宛劉晏之學術行賈讓之所未行方於此乎

卜之即此蓋蓋賀公伊始尔乎固知公亦嘗受公知者於

三君之請因書以貽公使執為左券云

送別駕仰山張公同知南康府事之任序

每見開闢家自有一種開闢家氣寒素家亦自有一種寒

素家氣寒素家或漸富貴漸奢漸於開闢家氣容有乏然

未聞開闢家能有寒素氣者則其習尚然也我別駕公祖

仰山張公故尚書父山翁聚嗣以蔭當授督府參軍可坐

致五馬富貴乃僅得前官於吾閩人為公稱屈公則不自

事鳳閣文集卷之十八 五

稱屈也官吾閩三年餘其約已茹辛有貧生所不能者公

能之且裕如而臺督贊而為公謂公為京朝選乃又僅得

今官於南康人又為公稱屈公則又不自稱屈也將行其

屬邑丹徒則龍葉徐公丹陽則葉事甘公金壇則少微許

公同請贈官於予予惟古云淡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

遠聞聞家不能為寒素家遠且大事惟聞聞家能有寒素

氣者乃能為寒素家遠且大事為其能淡泊寧靜不溺於

高門大族膏粱播展之習聞城可以明志而致遠也公轉

南康豈肯府參事生致顯貴一無表見者可比數抑豈渴

世佳公子古所謂翩翩然僅不似今之生致通顯者可稱

許歎然則公何必能與聞夫山翁新產而居京師夫浙與
京師皆紛華地公能不愛變於其俗官尚書猶然儒生也
所以貽謀公善舉公今必開闢家能有寒素氣殊不類古
今人所稱說余亦者流蓋公所得於翁家教多矣抑又聞
南康在昔如瀟溪隱居先生嘗官其地地嘗因人而重
又有徐君師回者亦嘗官其地植杉以名堂曰欲守節如
杉之直建亭明月泉上曰欲守廉如水之清今此堂此亭
雖未必嘗得然而徐南康之名則因此堂此亭而常不磨
是則今又嘗因地而重如此也公為人誠不忝徐君由此
以構按國殊兩先生之學則由寒素氣於以進於有道氣
李鳳閣文集 卷之十八 七

賀邑侯崑石孫公榮獎序

今之有司所欲得於監司諸公者薦為最發火之其由甲
科職任人則直事薦爾獎不足為重也獎不足為重則亦
莫足為賀我邑侯崑石孫公自下車以來首登薦剡履實

不足為公重也獎不足為公重則又莫足為公賀今其
蒙獎於監察薦崑石公也公僚佐子巖歐君荷亭周君等
乃欲張於庭以賀公若甚重其事豈非以獎在他有司雖
多公茲獎非他他有司之獎比薦在公雖昔且屢為若公之
蒙茲獎也即公他薦亦非所可同歟人有恒言獎之舉不
為難獎舉重以一事行為難其以一事行而又兼行於薦
之中則尤難之難者若公茲獎是也蓋惟我丹陽有練湖
馬湖於縣有二利夏秋之利利在溉民田冬春之利利在
濟河漕湖受縣西北諸山之水利於蓄湖之有蓄水也又
利於建閘以落開而妨於下地諸佃田梗水道者自下地

李鳳閣文集

卷之十八

七

佃田日多而水道梗上下湖各三閘日就圯於是湖底可
揚塵者數十年矣歲庚午監察吳公來治浙融燕督理我
江南漕事始用鄒太守雲屏胡公言主治湖而公寔身任
修復之勞不數月而告成功由是諸下地佃田妨水道者
盡沒入於湖上下湖各三閘可啓閉水可以蓄洩民田可
資灌溉而河漕可兼濟無虞也事聞於吳公吳公喜既薦
公於朝復移文行獎馬非所謂獎舉重以一事行又行于
薦之中為難而尤難者歟予又聞楚相孫叔敖作為陂以
灌雲婁之野其民至今利賴之唐韋公堅復長安運渠壅
渭為堰絕瀾澶而東以引山東租稅古今稱善稱漕政者

必先焉是或以澁或以漕未能兼舉其事也而能為公私
開百代之利皆足以垂休于後來則公修復此湖也寔兼
二公之所長他日以其事垂諸史策與二公者匹其休其
功烈之盛將亦於此乎在則美但獎以一事行又行於薦
之中以其難之難者後為美談于一時而已哉然則公竝
行獎信非他有司之獎比在公他薦且亦非所可同也此
信足以為公重為公賀也已歐君周君命以予言為然遂
書以歸之張子庭為公賀云

送邑侯崑石孫公入 觀序

今天下百司以三載 朝京師而列其治狀以上因遂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八

察典於天部及御史臺也其猶存古者朝而以言敷奏之
意歟夫朝而以言敷奏則言者固臣人所充贊以觀君而
我邑侯崑石孫公其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即言也亦訥訥
然如不出諸口殆所謂不言而行者乎今其以應一朝而
往也何以為敷奏地抑何以充入 觀之贊乎蓋開虞庭
敷奏以言而明試則以功是惟有明試之功然後有敷奏
之言而功固所以言也然則所謂言者亦豈在葉葉口語
間哉在有其實而已矣今夫吏治有嚴最而清慎勤三事
則所以為最之大者也公自下車以來不妄發一言不妄
行一事我四境之內賢愚小大皆享公安靜和平之福公

默然不自有也可謂慎也已一蔬不私取一絲一布不輕
市易於民間朝鍾暮析所以夜寐而夙興者其聲每徹於
遠聞而無我爽也可謂清也已勤也已夫公寔以三事為
最今其應 朝而往也即不自言郡大夫以狀上之監司
監司上之 朝蓋自有代公言者公惟有美而不居乃為
美之大其不能言是公所以能言也公於功有餘試於言
亦有餘奏矣行且被 旌異膺 簡擢入為臺諫侍從之
臣豈但奏試而稱如古所云車服以庸而已乎先是我民
感公有以撫而予之欲頌公而不能言也以托之鄉大夫
士我諸生感公有以教之欲頌公而不能人人言也以托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九
之其為師長者於是其為師長者與諸鄉大夫士又轉以
托之予予惟 今上登極之明年當朝天下百司而我蘇
松邑令長以地方適多事留不與又惟聖明嚴苦內外所
奏對多繁文嘗下明詔以切責而禁止之是行也既為蘇
松邑令長朝見 新天子之首期公又以不言為能言首
稱 上意旨即且為臺諫時直陳 國家大計不從事喋
喋口語間毛舉苛摘以為能也在 今為賢令長在他日為
名諫議或為真御史俱於是行而卜之矣予自惟亦訥於
言欲頌公而未能無以克重諸君之托然又私心喜其不
能言亦適與公有合也遂書此為公送行序云

送邑侯崑石孫公祭還序

我邑侯崑石孫公治行為江南最逾三年始得還遷而又
新得戶曹也在他令不為喜乃在公固知無不喜者然則
公何以新得此抑何以喜他令所不喜歟蓋嘗讀也睽二
卦合而觀公夫都能得公為人矣也之六二曰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寧睽上九爻因承負塗鬼載車也有張孤待之
之象焉夫女子以字人為期乃不字而至於十年之久豕
與鬼皆人所畏而張之孤欲有以射而攻之抑又何也蓋
方豕之負塗鬼之載而盈滿一舉也此欲汚我爾恐我爾
睽居則位孤介於上者肯甘受此乎其欲射而攻之也若

東風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不遺餘力然蓋攻之無遺力而後汚我者怨我者卒不能
為我患矣士君子處屯之初有所待而未得其正也即久
未遇亦甘之而不悔若女子守其貞而十年乃字焉古之
人其不肖從人如此予嘗合二卦而觀有十年不字之貞
乃能禦鬼豕之為患惟能禦鬼豕之為患者然後能守女
子之貞至十年乃字而不悔也以今觀公公可謂其人矣
方公待次未遷也先是東銓相公著有幕中賓一人要公
以速還遷且華要也公不為動既而又以私干公度必應
公卒不應也豈緣是還稍遲竟得戶歟蓋公之當還而不
早也由此人與否不可知若還而戶時則東銓相公若去

位矣非此人所能為也以此知公方待次未遷之時不因

還遷華要動其心且不可干以私也真若有張孤待鬼豕
之孤介其能自守以俟之又真若女子守其貞寧十年乃
字而不悔也然則公何患於還其遷而得戶也抑又何不
喜之有哉予聞孔中丞立朝時數舉職不阿時宰使人說
以稍折節可待遷也中丞告不能竟不合竟亦於中丞無
損焉公今所自處殆似之豈中丞與公為鄉人公固聞其
風而興起者歟抑又聞公所居有妖為崇前令往往觸而
病或多以喪去有疑所居之不祥曠不廢者公獨安處其
中見太師三率家人擊滅之竟三年不復有妖也公於此

東風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蓋能貞其守能張孤待鬼豕其志堅且定久矣而孔中丞
在寧州亦嘗以笏擊蛇由此遂知名噫嘻公所為與中丞
每相似如此豈海岱之間其正氣復先鍾二公故二公所
為亦復先遭相似歟然則公之還而得戶也其蹤跡畧與
中丞同宜所獨喜公由此以剛毅直諒名天下其所就且
與中丞等宜亦公所優為也是足為公喜是又足為公賀
也已公居官清慎動又嘗備築練湖濟歲漕而與民利為
公私所稱語在前所作入 觀廣獎二序中故不復及茲
所及乃公卓行奇絕事不可不特書方欲表而書諸冊為
公贈遣邑庠師弟子借來請所以贈公者遂序其說如此

蓋亦邑庠師弟子所稔聞所樂道云

送武進令歷山茹公入 觀序

古之仕者治其實今之仕者治其名古者養士於庠序聯師儒朋友而學焉德行道藝固不有其實矣由是出而仕也三載乃大計吏治各以歲月時之成受計於上者即前此所實與之賢能六德而為實德六行而為實行六藝而為實才者出之以實心而非有所矯與偽也其在於今童而習焉長而安焉者漫不知身心之間何所事事而惟以經義帖括詞章格套相高惑於時俗之所信向溺於文浮言偽而不自知其非他日仕而相率以為矯為偽也乃

妻虞阿木集

卷之十八

十二

其生平習尚之故然若今之有司者則尤相率而惟名之求其弊也滋甚矣何者朝廷之黜陟每由於臺察之可否而臺察計公則今之有司者若其所仰以為命而不敢違者也故夫有司者之於臺察每承望其顏色揣摩其意指亦每每以趨承為恭諛刺為奉異以博取聲譽而獵致通顯焉間稱才且良者亦惟皎皎然貌而廉表表然貌而能如是而已矣然而所以為民為國之實意者乎其無有也於乎今之吏治每若此則又何惟乎世道之不如古若也歟若武進令歷山茹公其可謂居今而猶行古道者矣武進於我東南最稱浩穰而煩劇公為之且五年未嘗多事

亦未嘗有廢事後先臺察者有欲為公惟可否是視未嘗執法以相左亦未嘗曲法以相徇也其事之也亦未嘗趨承為恭諛刺為奉然未嘗不恭亦未嘗以無所私奉自家於無禮也於武進之民未嘗煦煦然恩察察然明赫赫然威然未嘗無恩亦未嘗不明且威也有庶之實不喜以庶名有能之實不喜以能名蓋公居常不欲以其行能先人乃一時行清能高卒亦鮮有逾公者然則公其古之仕者歟

今天子方復古為治方戒饒行浮文方禁止趨承諛刺方以卓異之典優崇天下賢守令公治行之實又有當於上心今往朝丁丑元正而列其治狀以上也實政

妻虞阿木集

卷之十八

十三

實效當為他令長最當首被優崇以風曉天下當亦於是行而預卜之矣予之迂愚即在公封壤外嘗以不干擾公私謬為公所知竊亦自忘其陋自許能知公而董薄其者以未僚受知公亦予西川學使時所知也公戒行因董君請所以贈遂不辭為之序如此庶乎得公之梗槩無以告夫他令長者

賀邑侯神華尹公文場竣事入 觀序

萬曆四年秋八月為天下鄉貢士之期我邑侯神華尹公奉南京北召檄入文場典試事馬司訓賈山商君柳塘杜君率其同人林生志儒賀生桂襄等願我山中之盛請所

以賀公且云丹陽邑令君之與試事自公始是不可無賀
丹陽生凡四失舉今有一生焉繼其絕賴上之人有以振
其微也亦自公始是尤不可無賀予諾之未有以應也既
而公還自留都以疾請告請署篆者於兩臺久不出出
則且以入親行矣時學諭華野俞君自中州與校選復
以公將行併微予言為贈予惟國家所以計吏治而考
其功能以清慎勤為當官三事以農桑學校為邑令長二
首務公三事首先著稱又矣今又能養民而養才自公下
車以後我民無小大無不人得其所邑中生久失舉賴公
始後得舉也邑令長所當考於上二首務又不為衰然稱
嘉慶河文集卷之十八 十四

工斧者鋸者斲且削者各充其用而構成大厦焉此非公
之能事歟然則公因入觀而考於人也取諸種樹傳而
有餘公他日持以考人者殆又取諸梓人傳而有餘也噫
嘻是可以賀公是亦可以贈公行矣僅舉一生姜志禮予
從孫公所婆而進亦予與俞君等所教而成其蒙公養而
成才待舉於後來者多予門人子姓亦多公與俞君等所
與也故因師生之誼為著其說以贈公兼以期望之於未
日云

送丹徒令鍾魯揚君入覲序

昔人云縣當刺史治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夫刺史即今
郡太守其治所即今府治而縣之當之者即今縣與府同
城而治者也支縣縣也與府同城而治者亦縣也縣等爾
胡以與府同城之縣視他支縣其難為為獨甚耶難為獨
甚亦何至遂相百數蓋縣惟與府同城也事視他支縣誠
然多部使者每以按行停車必久乎是藩臬兩公因使者
在與府僚司理而上以承委勾稽校勘必借來來亦必日
久他支縣長佐及其縣鄉士大夫多以事上府者必皆主
乎是留連乎是加以客使往來旁午政務判判浩穰其人
非令所當奔走承事即所當酬應而禮貌其事非令所當
奉行即所當令人奉行有所當為或格於勢分之相臨不

得以專為有所欲為或又以日力有所妨奪而不暇為其百姓以在府情若屬府而不關縣其諸生以在府亦每每併教督於府諸生而縣若無有也其長治而師教之責任即視他支縣等然求以從容暇豫自行其政教於士民庶幾乎有以委曲詳盡於其間也即才堪理煩力能任勞者猶往往以為難况才與力多不堪者乎即奮志勤身能不憚煩勞者亦猶以為難况憚煩勞者乎然則縣當刺史治所其所為誠可謂難也已吾潤為留都門戶為南北舟航要衝於大江以南稱首府蓋居然一省會焉而丹徒則其城以內縣也諸所難為視丹陽且倍蓰若金壇之遠則又不及什伯矣鍾魯揚君其為令於斯也府守倅諸公皆雅敬君未嘗以勢分賂君而令其於所當為不得以專為君之才力既足以當此煩勞其志行又不憚煩勞能不為日力所妨奪即所難為亦未嘗不暇為也郡大夫西星鍾公於諸公中又最倚重君不但丹徒之士民聽君自為長治而師教即他縣民事之關府者每亦屬以代為理他縣諸生併府生每校文亦或屬以品臈而裁定也君於所難為蓋綽綽乎任之有餘裕其得士民心不但丹徒為然即他縣亦無不依依然皆歸向君感服君矣縣當刺史治所其難為也誠相百若君則於刺史治所所難為殆不見

姜氏門文集

卷之十八

十六

倍楚矣况相百歟明年春正君且上計京師其僚佐陳君某鄧君某同請贈言於予予惟君聞人陳君鄧君蜀人皆嘗由諸生為予兩省學使時相知契義不可以驛而予方買田治生墓丹徒境上於君有願受一廬之意予士昌以諸生校文在府受君之知也嘗深則愚父子固尤依依然歸向而感服者也然則將何以贈君聞古有萬年令者與府同城而治能為所難為其守褒稱之於上前上命以緋衣銀章就賜令以相表異今天子方求卓異之才於大計而縣令之賢能多出自太守口鍾公固雅敬君而最相倚重者也褒稱上前且有日緋衣銀章且至矣於姜氏門文集卷之十八十七

送邑侯柳萃尹公應召赴上序

惟天子深居九重欲知民瘼無由也於是用臺諫使之言臺諫者以言為責者也臺諫得言民瘼矣然或自他曹選聞閭閻疾苦未必能知之於是又用縣令為臺諫使之言縣令者最親民而知民瘼者也縣令為臺諫所言不謬所知矣然或非其人而選即得其人抑或任未久而選也則知亦未必深知未必深則言亦未必當其去不知而言者一聞耳然則臺諫由縣令選縣令得其人又由久任而選也豈但欲縣令得人治亦欲臺諫得人也哉新天子

國惟治理賢公卿相與輔相其左右申明百司久任法力行之而尤注意於縣令縣令不六年不遷也我邑侯聯華尹公登卒未進士第始釋褐即令廣右之龍川且三年而以才優改丹陽至丹陽之明年治最當徵又明年以行能高當推補銓司當事者欲久任公未果也今且滿六年考始以應召行我士民惜公之去欲請留而不可也則相與屬予言為公贈予惟公雖去我其心未始忘我也一邑之事公所能行者行之矣其所不能行者今且得而言之由龍川而知廣右由丹陽而知江南又由廣右江南而知天下九政事所當損益九利害所當興除九人才所當進退公一一能知之今且一一能言之公一一能言之朝廷又一一能聽之能行之即去我其所以及乎我者未已也何以公之去我為患哉雖然今之臺諫默不言者有矣言不盡者有矣盡而未必實者亦有矣三者皆非要之盡而未必實用以指摘人者尤非也公為人正直而用意未嘗不忠厚知深而言當則有之若所云三者予固知公必不然矣公在我丹陽有所當行也惟日而不足今在朝廷有所當言也當亦惟日而不足聖天子方虛懷以待天下方想聞公之言論風言公方有以及乎我未已也又何以公之去我為患哉是行也予不但為公得臺諫喜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八

朝

實喜臺諫之得公於我士民之惜公去也既以此贈公又因以政望公於來日云

送金壇尹蓉川劉君就徵北土兼補賀君之母鄭太孺人節壽旌封序

子之能成父志父未必先知之父即能先知子也亦未必期之以聰明之不早聞而知之也妻之能守夫節夫未必先知之夫即能先知妻也亦未必決之以少艾之丁式微而知之也咸都有舅甥劉公者負雋才早年齎高志以卒其大漸時謂元配鄭太孺人曰兒娟娟秀異眉目他日必能成吾志第不欲早慧汝他日亦必能不負吾第為吾善視兒兒即金壇君今以卓異徵鄭太孺人者即嘗以節受旌以子貴受封者也方公大漸時金壇君纔兩歲孩提爾而太孺人年方二十有七家又無可為業也公何自能知之即知之又何自能決之在太孺人以少艾丁式微由生平有節操能知而決之也公則可謂能知妻矣乃若人子者聰明早開方可望功名早就顧不欲令早慧而決其能成已志也斯不亦異矣哉予惟聰明早開乃世俗人所喜而非有道君子所喜聰明惟不早開也斯天真庶其不鑒而完性靈庶其不澆而淳而功名亦自早就也乃有道君子所為大就而遠到也然則公之能知子能知妻其可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九

朝

謂有先見至於所以知子而期待之者在不令早慧之一
言尤今世所謂名言也喜斯不亦尤異哉斯不亦尤異
矣哉太孺人卒如公言能不負以完節受旌於朝而金
璽君積澤縣暨今任前後景贈父而封母其可謂能成先
志也已抑更有異焉仕途之急於進乃今世士人者所常
然而君獨緩需之薦不求遷轉不希覲坦然無所動手其
中泊然無所慕乎此外其奉先公遺訓不惟聰明不欲早
開即仕途之亨利亦不欲早就而卒亦未嘗不就也是乃
所以善成先志真可以大就而達到者也先是君以太孺
人受旌封微予言書諸冊欲以傳諸後之人愧碌碌未有
以應而今由就微行嘗辱君念我西川相遭遇之舊又當
有言以贈遂為著其說如此君即且入為臺諫為聖天
子之耳目正可以用聰明之時也先公勿令早慧豈欲待
斯時始盡發其聰明也歟君所以大就而達到者當在此
其所以所被寵榮加贈封於其父母者當亦即在此書
以俟之

為師生送邑父母墓事甘公入 親序

萬曆壬午冬十月邑父母墓事甘公以入 親將行學諭
古舒胡君司訓吳門徐君雲間黃君介諸生賀東賀贊襄
任亮發學衆等請予言為公贈或謂鄉大夫於父母公之

墓廬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

行例有贈奈何舍已所當贈為師生者先歟惟公有所當
古於諸生不可自言當屬之子諸生欲有所言於公不能
言當亦屬之子以予公相知而諸生之先進也古稱冀北
多良馬自伯樂一顧而為羣為之空士貴知已亦若此下
和之玉三獻而不獲售也非亦以相知者之難歟諸生中
有為千里馬未見知者有懷璞而未獲售者其須知馬識
寶者汲汲矣公固當今之伯樂而能知馬者也能識下寶
者也下車未久進諸生試以文一評騰而高下之從孫
士稷及門人鍾鳴陞兄齊魯懷德三生者皆公所首取而
列之高等者也試於前有不然者公不以為然焉試於後
有不然者公亦不以為然焉俄而三生者並得舉其名之
高下與公所嘗高下不爽也所取於主司其評騰視公所
評騰語不爽也是則千里馬而得伯樂而取諸群下寶待識
寶者以一獻而即獲售矣非公公無私具隻眼其能知獎
之於未遇之前如此歟然則三生者於公之門其可謂有
厚幸矣雖然非獨三生者之有厚幸於公之門也他生學
以待舉因三生之得舉也而亦皆蒸蒸起將來因公所嘗
知獎而聯翩以並舉也當不止三生然矣夫然後能空冀
北之群能盡發剗山之寶庶幾公之公取之於無私以待
後來者之舉公以永士亦惟公之明識拔之於未知遇之

墓廬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

前以待後來者之待明以得士也然則後來者其有厚幸於公之門當又不止三生然矣學校人才所自出朝廷首計吏治在此今以此上計於天官公固能知千里馬者能識下寶者不將有能知馬者能識識寶者又能為公知己也歟書此以道其德并以俟之於其來然此諸生所當言亦予所當為諸生言其為師生贈公也亦所以自為贈公也

送邑父母戴亭甘公入朝序

記禮者稱聖人之論政有云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夫猛豈民父母所當施於其民故予以為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以居上不寬為非而苛政猛比之虎則猛非孔子所取而所取在於寬章章矣漢賈生策治安崔寔著政論

卷之十八

廿一

是欲用斤斧而尚刑罰子又常以為斤斧刑罰偏用以為嚴無乃過第救時則可然非所以論政體也夫嚴猶不可適用而況于猛乎即以糾慢猛亦非所當施也然則政當如何其必寬以宅心而稍嚴明行事寬為主嚴濟之斯能酌政體之中而可以無傷民其成民父母矣邑父母紫亭甘公自新安以優調改而來蓋寬然長者也先時政稍操切蓋偶以救時而然他君多事苛急取名聲而公獨寬大自如時方刻核士大夫隸役之調免方丈民田清稅賦方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三

歲批漕河公雖一一奉行然嘗寬待小民而待我士大夫能不私小民者既樂於公之寬繼士大夫以公之能不私也翻感公謂民可治士大夫而公心相感美然猶以俗未易移而所願以轉移之者亦惟一二士大夫足相任不疑也於是以前嘗行鄉約法及保甲法因我民情士俗所宜稍寬益成書頒布於四境之內而分屬士民其行誼為鄉里人所信向者務相與倡率而遵行焉無何則投者日向從順橫者日向馴伏肆者日向謹畏殺傷者亦日向淳朴而誠信益不事鞭笞而翕然咸諭者十室而八九也前操切時公猶不肯投時好每欲先教化而後誅罰矧今思澤詔首一若矯前所為者則公之寬政豈不綽綽然足以宣上德意而稱當代良吏乎以此奏最行見公

送建安令白川荆君之任序

今天下百司志易行澤易下施者莫若郡守縣令其最親民志行而澤施最易及民者尤莫若縣令縣令為今士人者所宜為昭然矣乃今由進士選往往薄不為不由進士選又往往憚難為何哉進士自高非進士自歎意不相宜為此也等庸情爾不曰則中牟之雉化蒲亭之集古有循良吏其人歟不曰齊浚儀之馬還書卷之續古又有清白吏其人歟吾誠循且廉如古之人名在信史而聲施無窮焉即非進士選彼進士選視吾所為愧不逮行且自失其高矣馬用獻 今天子方以卓異求才於縣令尤加意由

嘉慶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四

歲貢鄉舉與進士並就微為臺察為京朝通顯相望也吾為循為廉名成而實副既不忝古之人非進士選乃為進士選所不逮而愧其自致通顯也則又不復於今之人然則縣令誠所宜為焉用歟又焉用以不相宜而憚難為也歟白川荆君為才也少舉于鄉上春官屢不過竟謁選天曹為縣令得聞之建安建安大儒先鄉其士民頗稱易治聞建安之前令有方備有留元圭者皆嘗以治最稱為時名輩君我丹陽產也丹陽之先有儲某沈某兩公者皆相繼為大司徒夫前令兩人為古者循廉吏之流亞而兩司徒公則我里中通顯之尤也皆不由進士選君今不獲由

進士選何歟焉即討求邑賢令故事踵而為循為廉以不忝古之人他日為臺察或為京朝通顯追跡乎鄉先輩兩公者以不自後於今之人也則惟君之自為卓然有以自立而已矣予家兄弟子姓因送君請所以贈予惟君固自有志于姻也又雅相知予嘗為督學使有事於建安建安諸生在門有同志者試召而問之倘予所嘗措注或有裨於君眾及葑菲推儒術為吏政用以長治而師教庶亦君之一助乎是為序

送丹徒陳心泉二尹失官西歸序

今天下三年大察之事權專以屬之吏部都察院吏部都

嘉慶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五

察院無從而知有司者之賢否也則信據撫按兩臺藩臬兩司署其所考之上下以為黜陟而臺司之信據司理訪聞乃從來直指君所委託為憲體至於司理之信據其胥吏典史訪及於地方之奸良又訪及於有司者之賢否也則尤近年以來一時沿襲之弊風非所以為清朝盛際之美談也於乎以天下莫大之事權惟司理之可否為信據已非所以品評人才清公論裨察典矣况由司理之胥吏典史實難責其口舌而上下其手乎於乎世風一至於此臺司何由而知 廟堂又何由而知 臺司廟堂既無由而知則又當何由而知 國其弊風也吾郡中亦毋廢展